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白麦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白麦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麦 / 董立勃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4.7
(DuDu 当代名家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ISBN 978-7-5469-5373-1

I. ①白…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5655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王永民
责任校对: 王永民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吴晚霞
责任决审: 李贵春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白 麦
作 者 董立勃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www.xjdzyx.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5373-1
定 价 32.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沙暴过后乱云飞	1
第二章	打开窗子说亮话	18
第三章	有一种哭声像阳光一样	33
第四章	风中弥漫着野草味	53
第五章	石头也会被水冲走	65
第六章	半个月亮慢慢在爬	77
第七章	清水河里有泥沙	87
第八章	旗子像火一样飘	100
第九章	秋风不知落叶多少	113
第十章	大风过后又下大雨	129
第十一章	正午的太阳有些毒	140
第十二章	马车穿不过纱一样的雾	158
第十三章	枯了的芨芨草不会死	171
第十四章	再硬的玉石有时也会碎	182
第十五章	寒雪中有一片暖阳	206
第十六章	再黑的天也会变亮	229

第一章 沙暴过后乱云飞

白麦和白豆是一个村子的，好得比亲姐妹还亲。

到了新疆，白麦留在乌鲁木齐，嫁给了一个当官的。白豆去了下野地，先是要嫁给一个赶马车的，赶马车的叫杨来顺。后来又要嫁给一个打铁的，打铁的铁匠叫胡铁。再后来，一个姓马的营长看上了她，也要娶她。就在营长准备娶她时，白豆在一个雨夜被人拖入了玉米地，失去了身子。玉米地里发现了一把刀子。刀子是胡铁的，胡铁就成了强奸犯被送进了劳改队。一看白豆不干净了，马营长不娶了，又娶了别人。一看胡铁进了劳改队，马营长又娶了别人，这时那个杨来顺站了出来，把白豆娶回了家。

发生这些事时，白麦没有看见，却全知道。因为和白豆一直通信，差不多十天半月就会写一次信，所以白豆在下野地遇到了什么事，白麦全知道。当然，白麦也会把自己的事写信告诉白豆，只是比较起来，白麦的事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曲折。

这次老罗到基层检查工作，本来没有说要带白麦的，是白麦先问了老罗去不去下野地。老罗说下野地这几年搞得不错，打算去看看。

一听说要去下野地，白麦说：“我也去。”

老罗问：“你去干什么？”

白麦说：“我对基层不熟悉，不好工作。”

老罗说：“行，你就跟着一块去吧。”

嘴上说去熟悉工作，心里边想的却是要去看看白豆。到新疆好几年了，两个人只见过一次面，还是去年冬天，白豆为胡铁的事来找她。当时，就给白豆说了，有空了一定去看她。

其实胡铁的事白豆先在信上说了，说胡铁是冤枉的，说杨来顺喝醉了，把真话说出来了，说玉米地的事是他干的。起初白豆还不信，想着是杨来顺说酒话，但杨来顺说，不但把白豆那个了，还把白豆包里的红鸡蛋给吃了。一说红鸡蛋，白豆就信了。因为那天去六队看翠莲，翠莲刚生了个儿子，煮了不少红鸡蛋，白豆走时，就给白豆口袋里装了两个。这个细节白豆都忘了，杨来顺不说她想不起。不过，这一想起来，白豆就知道是谁在玉米地里把她那个了。

这一阵子，杨来顺刚和白豆离了婚，理由是白豆不生孩子，正好翠莲的丈夫死了，就把翠莲娶了。知道了真相，白豆去找领导，给领导说，领导问杨来顺，杨来顺一翻脸不认账，说他没有说过。杨来顺不承认，又没有别的证据，只好还把胡铁继续关在劳改队。白豆气不过，到处告状，可没有啥用，就写信把情况给白麦说了，让白麦给上面的领导说一下，别放跑了坏人，冤枉了好人。白麦就给老罗把这个事说了，老罗答应过问一下，但一直也没有回音。

白豆等不到消息，那一天，天上下着雪就来到了乌鲁木齐，为胡铁的事找到了白麦，也见到了老罗，老罗对白豆很客气，安排白麦好好招待白豆。当面听了白豆说的话后，老罗表示，一定会让有关部门查个水落石出。听了老罗这么说，白豆就高兴地走了。

白豆走了，白麦还替白豆记着这个事，有空就会问老罗一句。老罗先是说正在查。白麦问多了就有点烦，说干什么事都有个过程，别说是破一个案子了。再说了，各项工作都忙得不行，不能让大家啥都不干，就去为这么个破事奔忙吧。一看老罗发火了，白麦就说：“我也不是催。我是想，白豆会着急呢。”

老罗说：“她急什么急，又不是把她冤枉了，不是把她关进了劳改队。”

白麦说：“这个事，不光是胡铁的事，听白豆说话的意思她好像和胡铁好上了。”

老罗一听，说：“什么？和一个劳改犯好上了，快给白豆说说，别干傻事。”

本来想写封信给白豆说说，但想到马上要去下野地了，可以见面了，有什么话见了面说，会比信上说更好。这么一想，才记起好像有好几个月没接到白豆的信了，不知她各方面情况怎么样。想到这些，就更想快一点见到白豆。

跟老罗出来，没有先去下野地，先去了别的垦区，最后才去的下野地。把压轴戏放在了下野地，也可以看出老罗对下野地的重视。

到了下野地，好多人出来迎接。迎接的人中有陈参谋，白麦一眼就看到了他。陈参谋走到了老罗和白麦跟前，敬了个礼后，喊了声“首长”。他有点激动，声音哽咽，好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眼睛里有湿的光亮闪动。白麦的心马上不好受了，觉得这个男人怪可怜的。

陈参谋给老罗当过秘书。有一阵子，白麦和老罗关系不太好，老罗去北京开会，白麦就喊陈参谋过来聊天，有时聊得很晚，也不让陈参谋走。不过，陈参谋马上就害怕了，就有点故意躲白麦，白麦也没当回事，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老罗开会回来，不知怎么知道了陈参谋晚上常去找白麦聊天，就以下基层锻炼为借口，把陈参谋下放到了师里。

住在师部。开荒营离师部还很远，不能马上见到白豆。老罗说安

排好了，开完了动员会让陈参谋带着白麦去看白豆。说到了陈参谋，白麦多说了几句。白麦说：“其实陈参谋挺老实的，也很听话。在基层待了一年多了，可以把他调回城里工作了。”

老罗说：“嗯，是进步不小，可以考虑。”

知道陈参谋和老罗、白麦熟，老罗和白麦活动时，就让他陪着，其实主要是陪白麦。这里的干部，都跟着老罗干了好多年了，和老罗熟得很。老罗一来，都挨个来见老罗，把老罗忙得不行。老部下来了，白麦不想在跟前。白麦在，别人有点拘束。白麦走到一边去，走到屋子外面去。

秋天的天很蓝，看起来又大又高，还有大雁向南飞。吹来的风，十分凉爽。阳光照在身上，像披了件衣服，觉得很舒服。白麦的心情很好，看到远处站了一个年轻人，站得很直，一动不动，像棵没有枝杈的树，白麦闲着没事，走了过去，主动和他说话。

白麦问年轻人：“为什么站在这里？”

年轻人说：“在站岗。”

白麦问：“站什么岗？”

年轻人说：“保卫首长。”

白麦明白了，他是警卫。老罗走到什么地方都有警卫。有些警卫站在老罗身边，还有些警卫会站在远处。这个年轻人属于站在远处的一类警卫。

和警卫本来用不着说那么多话，可白麦没有事，心情又好，就多说了几句。

她问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答：“我叫李山。”

又问年轻人：“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年轻人说：“我是东北人，当兵后转业到这里来的。刚来时间不久，还不到一年。”

白麦知道，村子里年年都有人去闯关东。东北好多人老家都是山东的。

白麦就问李山：“老家是不是山东的？”

李山说：“是。”

一听说李山老家是山东人，白麦想说的话又多了起来。她对李山说：“咱们是老乡。”

再问李山：“结婚没有？”

李山说：“没有。”

又问李山：“多大了？”

李山说了他多大了。白豆一听，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李山和自己一样大。想问问李山是哪个月份生的，可想了想还是没有问。

白麦说：“不小了，该找一个了。”

李山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说：“谢谢首长关心。”

这时陈参谋来了，喊白麦去吃饭，说首长们坐好了，就等她了。

往吃饭的地方走，白麦对陈参谋说：“你调回去的事，给老罗说了，老罗同意了。我这次也把你的调令带来了。”说着把调令掏出来让陈参谋看了看。

陈参谋没有想到白麦突然说这个话，并让他看了调令，愣了一下不会说话了。不过，脸色马上变了，变成很激动的一种脸色。他有点想说什么，可想不出说什么。他的这个样子让白麦看了后觉得不是味道，也不想听陈参谋说什么。

正好走到门口了，白麦说：“你也进去一块吃吧？”

陈参谋说：“我不进去了。”

陈参谋这个级别，还没有陪老罗吃饭的资格。陈参谋和工作人员一块吃，在另一间房子。陈参谋替白麦推开门，让白麦走进去。他的腰有意弯得很低，他想用这个动作表示对白麦的感激。

不过，看到陈参谋弯得很低的腰，白麦一点儿也不高兴。她总觉

得男人的腰不能随便弯下，男人的腰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挺得直直的。白麦心里想，以后要是有机会要对陈参谋说说这个话。反正以后陈参谋调回去了，说话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白麦走进了屋子，陈参谋还站在门口想了一会儿。陈参谋想，老罗和白麦是他的恩人，他一定要知恩图报。

只是陈参谋没有想到，这个报恩的机会来得会那么快，就像白麦没有想到她其实已经再也没有和陈参谋说话的机会了。

生活中没有想到的事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谁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些什么。

2

下野地农场的秋收誓师动员大会是个每年九月都要召开的盛大集会，不过，能有老罗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参加这个大会还是头一次。因此，老罗就没法推让地成了这个集会的主角。

只是老罗这个主角，却没有能从开始演到结尾，就在一部大戏快要剧终时，主角换成了别人。新换的主角大家并不陌生，可大家看到他时却没有一个人不吃惊。因为，这个别人正是胡铁。

胡铁是个强奸犯，正在劳改中，但却登上了誓师大会的台子，把主角老罗挤到了一边，并且用他的方式给一幕大戏完成一个充满神奇和暴力色彩的终结。

一阵狂喊，喊来了昏天黑地的沙尘暴。

沙尘暴中，一把把小刀子呼啸着飞出。

沙尘暴过后，那个叫胡铁的男人没有了影子，而主席台上的人差不多都受了伤。

说差不多都受了伤，是还有两个人没受伤。一个是白麦，另一个是老罗。

白麦没受伤，也许看主席台上只有白麦一个女的，刀子不忍伤害

她，或许因为她和白豆是姐妹。

老罗没受伤，不是刀子放过了他，只是刀子飞过来时，有个人扑了过来，挡在了他的前面，替他挨了那一刀。

看得出来，飞出来的刀子并不想把场面搞得很残酷，所以几乎每把刀子都没有扎在要害处，只是扎在胳膊和腿上，只要把刀子拔出来，顶多会流一点血，不会有什么事。

但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陈参谋。可能，陈参谋因为主动朝飞过来的刀子扑了过去，让刀子生了气。

一把刀子扎在他的胸脯上。

把陈参谋送到医院抢救，没有抢救过来，陈参谋死了。

听到陈参谋死了的消息后，老罗在屋子里来回走，像困在一只笼子里的兽。白麦也在屋子里，只是没有来回走。她坐在那里，看着老罗来回走。老罗的脸色铁青，白麦想说点什么让老罗的心情好一点，可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还糊涂着呢。

老罗说：“那把刀子是冲着我来的，要不是陈参谋，没有命的就是我了。”

老罗说：“日本鬼子的机枪刺刀、国民党的飞机大炮都不能把老子怎么样，他拿一把小小的刀子就想要老子的命，真是太可笑了。”

老罗真的就哈哈大笑起来。

只是这样的笑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开心。

把秋收动员大会变成了平反大会，不但把那么多人给刺伤了，还把一个人给刺死了。这件事就发生在大白天，发生在那么多干部群众的眼前，这是个多大的事啊。马上开会，老罗亲自主持会议解决这件事。这件事不解决好，大家没面子，党和国家也没有面子。

开这个会白麦没有去。白麦一个人在屋子里也在开会，自己给自己开会。她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想弄明白。她的脸朝着墙。墙上刷了石灰，白白的，像放电影的银幕。看着看着，真的看到了一部电

影在放映。只是这个电影，不是用胶片拍出来的，而是刚刚发生过的一件事。

一件事发生时，从不同的角度看，会看到不同的画面。以下的画面，是白麦坐在主席台上看到的。



每个队都派了代表上台表决心。

上来的人，长得样子虽然不同，可他们说的话却全都差不多，听第一个人讲，白麦觉得还有点意思，可听到了第七个，白麦就一点儿也不想再听了。

不想听，也得坐在台子上听。人坐在台子上，眼睛却往台子下看，台子下黄黄的一片人，男的女的全穿着一样的黄军装。白麦不是随便往台下看的，她想看到一个人，可是看了一圈下来，没有看到她想看到的人。

白豆不会不来，这样的大会每个人都要来。没有看到白豆，可能是因为台子下的人太多，看起来至少有一千张脸，要想一眼就能找到白豆的脸，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第七个代表说完了，该第八个说了。白麦看到第八个走来的代表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这让她不由好奇起来，上台发言不是干别的事，两个人一起上来可不太好办，他们总不能像说相声一样，像演对口词一样吧。

好奇心让白麦对走上台的两个男人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尽管多看了几眼，白麦也不可能看出是谁，虽然在这以前她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两个男人的名字。

是的，读到这里，你一定知道了这两个人男人是谁了。

我们虽然不能一下子看出是谁，但台下的人还有台上的部分人马上就认出了走上台的人是谁。

两个人男人往台上走时没有并排走，而是一前一后走着，不过，两个人离得近，身体几乎是靠在一起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把这两个男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走在前边的男人光着头，没有戴帽子，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是杨来顺。

以为老杨上台来也要表决心。每年开这样的会，都会有人不用安排就自己跳上来说些豪言壮语，只是没有想到老杨会上来。一个人上来不算，还带了另一个人上来。

这个人是谁，却没有一下子看出来，因为这个人戴了一顶帽子，并且把帽檐子压得很低，差不多把半个脸都挡住了。看半个脸，要看出是谁实在有些困难。不过，光看半个脸也能看出有些面熟。

正在乱猜和杨来顺一块上台的人是谁，站在杨来顺身后的人好像有些等不及了，他一下子把帽子摘了下来。

当大家看到那张脸时，全惊呼起来。

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个人会是胡铁。

马营长一下子从腰间拔出了左轮手枪，枪口指向了胡铁。这么多首长，不能在他的地盘上出一点意外。出一点意外，首长暂且不说，首先他就完了，什么都完了。

陈参谋似乎比马营长反应更快，他一步跳到了老罗的面前伸展开胳膊，用身体护住了首长。

还有几个警卫，也拔出了枪，乌黑的枪口从不同方向对准了胡铁。

可胡铁只是把帽子摘了下来，再什么也没有做，他的手里什么也没有。这时的胡铁让人看不出有一点危险性。

乱了一阵马上静了下来，没了声音，因为这张脸说话了。现在这张脸说话，会比刚才所有人讲过的话都值得去听一听。因为这是在任何一个人动员誓师大会上也听不到的话，同样，可能是你这一辈子不会再第二次听到的话。

胡铁说：“我叫胡铁，现在在劳改队，是个劳改犯，我是逃跑出来的。我来参加这个会，只想给大家、给首长、给各位兄弟姐妹说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犯罪，没有犯过罪，可我的话没有人相信，我的上诉也没有人相信。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里出现，可我没办法，我只想让大家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如果大家还不相信，那就让这个人给大家说说吧。”

杨来顺被胡铁往前推了一把，不过手仍抓着他的胳膊。杨来顺低着头，把脸朝向了地面，让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可他的嘴张开了，从嘴里发出的声音大家全听见了。

杨来顺说：“那天晚上，在玉米地里是我把白豆那个了。”

听老杨说完话，胡铁松开了手，老杨站到了一边，他虽然还站着，可他的样子好像腰和腿全断了似的，比趴到了地上还难看。

胡铁说：“大家听见了。”

又转过脸，对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各位首长也听见了，请你们马上还我的清白。我有老婆，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要照顾他们。请你们不要让我再回到劳改队了，我要和她们在一起，她们是我的亲人啊，我要和我的亲人在一起啊。”

谁也没有想到胡铁竟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朝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官们。

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胡铁身边还有一个人也跪下来了。

多大的会场，那么多人一下子没有了声息。这寂静，让天低了，让地大了，每一个立于天地间的人，好像被什么东西挤压着，拼命地呼吸，也觉得喘不过气来。

大家看看跪在地上的人，又看看坐在台子上的人，准确一点说，看台子上的人，只看一个人，看那个只有一只眼的人。

连白麦也看着这个只有一只眼的人。

白麦这个时候是多么想钻到老罗心里去替老罗说上几句话。老

罗见过白豆，知道白豆是谁。他应该知道说几句什么话，而说这几句话，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难，容易得就像是拿起他面前的那个茶杯喝一口茶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就那么几句话。

他为什么不开口说话？

是不是一个人到了所有人都要听他说话时，他就不会轻易说话了，他的一张嘴就变得比金子还要宝贵了。

他很平静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像所有那些握着重大权力的人物一样，越是在别人的心砰砰乱跳时，他就愈发显得平静。

他终于开口了。

等待他开口的这个时间，其实也就是几十秒，可谁都觉得好像有几十年。

没有看跪在地上的人，看着站在一边低着头的杨来顺，老罗用平缓的语调说：“你说是你干的，你应该受到惩罚。把他抓起来，送进劳改队。”

马上冲上来两个带枪的人，把杨来顺的胳膊扭到背后。杨来顺的脸灰白如土，如同那种不长草的碱土。

大家鼓起掌来。

老罗又把目光转向跪在地上的胡铁和白豆。

没有马上开口。

没有开口，其实不用开口，也会知道要说出的是什么话了。有前面对杨来顺说的那些话，也就很容易想到要对胡铁说什么话了。

白麦想好了，只要老罗把话说完，她马上过去扶起白豆，好好和白豆说说话。她想，她一定要改变白豆的生活，决不让白豆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不光是陈参谋和白豆，别的人，除了老罗，所有的人都好像听到了老罗心里要说的一句话。他们已经憋足了力气，要为首长的这句话死命地鼓掌。

——胡铁同志，你没有罪，你站起来吧，带上你的女人回家吧。

老罗说话了，老罗一开口，别的声音一点儿都没有了。

老罗说：“你说你冤枉了，看来，是冤枉了你。”

说了这一句，老罗没有马上往下说，而是停了下来，好像在寻找合适的词语。

别人怎么样，白麦不知道，反正白麦知道自己怕心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急得真想冲到老罗跟前，替老罗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不但是白麦急，所有的人都急，都在看着老罗，所有人的心里都在喊着：“说啊，快点接着往下说啊。”

知道大家等着他往下说，老罗停了一会儿，不是没有想好怎么说，是故意这么做的。当领导这么多年，有了经验，越是重要的话，越不能着急马上说出来。

停了一会儿，老罗说话了。老罗的话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渐渐清晰起来，真的像一串雷从天边滚过来，在会场的上空炸响。

“但是，你还是要回到劳改队去，因为你又犯了新的罪。你目无国法，越狱逃跑，挟持人质，冲击会场，把秋收动员誓师大会变成了你个人的诉苦会，变成了你的平反大会。你知道吗？你这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生产，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

老罗一拍桌子，指着胡铁大喊起来：“把他押下去，等候判决。”

所有的人哑巴了，也没有人冲上去抓胡铁，全傻了。

跪着的胡铁看着天上的太阳，太阳的光像是无数把利剑一齐刺进了他的眼睛，疼得他发出了长长一声惨叫：“老——天——啊。”

如果这一辈子你还不知道绝望的号叫是一种什么腔调，那么你就来听听胡铁这一声仰天长啸。这一声号叫，你只要听到了，你到死也会忘不了。

下野地的天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号叫，太阳被吓得一下子躲到了云里，天一下子暗了下来。下野地的地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号叫，戈

壁滩上的石头惊恐地四处乱跑，死海一样大漠里的沙丘像是睡着的怪兽被喊醒了，挟卷起了无数的沙尘，呼啸着扑进了胡铁的这一声号叫里。

于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胡铁的号叫在瞬间变成了沙暴，变成了一条龙，疯狂地旋转在黑云和黄土之间，像是遇到了仇敌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像是有世代的恩怨非要有个了断不可。下野地的人全都被卷到了其间，风撕着你的衣服，好像不撕碎了不罢休；沙子打在脸上，像是在扇你的耳光，让你根本无法睁开眼睛。可你能感觉到你的身边正在进行着一场厮杀。听得见钢刀飞过的呼啸声，听到子弹射出的爆炸声，听到骨头和肉的碎裂声。好像有人在惨叫，好像有人在呻吟，好像有人在求饶，好像有人在大笑……

不到十分钟，顶多也就是十分钟，很短的一会儿，沙尘暴没有了，像龙一样飞走了，飞到天上去了。

天一下子变得瓦蓝瓦蓝，下野地一下子变得安静极了。

还是那个会场，只是旗子没有了，不管是红旗还是黄旗还是蓝旗全没有了，还有那道写着动员誓师大会字样的横幅也没有了，让不知道的人看不出这里正在召开的是个什么大会。

其实这个时候，那道横幅已经没有用了，不管正在开着的是个什么大会，都不可能再往下开了。

电影放完了，白白的墙上什么都没有了，白麦还盯着白墙看。好看的电影都这样，演完了，却还没有看够，还想让再演下去，还盯着银幕看。知道再往下已经没有了，还坐在那里不动，想那些已经演出来的事，还想那些没有演出来的事。

想着想着，白麦觉得自己不那么糊涂了。

不糊涂，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想法，就不那么听别人